

青島學生

第一次走進教室的感覺是充滿了聲音和動感。有隻鸚鵡從一個學生的手臂飛到另一個學生的肩頭，把我帶入童話中青鳥的世界。我所以會接下這門別人已教了上學期標著「文化人類學」的課，完全是基於一種追尋青鳥般的奇想。我和這二十幾個藝術學院戲劇系第一屆的學生相互驚奇地打量，他們響亮的笑聲、豐富的表情，鼓勵我作新的嘗試。我要和他們玩一場人類學遊戲。

這遊戲要怎麼玩？在課堂上拋擲觀念、刺激思考，讓他們逐漸熟悉遊戲的形式與內容。課堂外，他們投入個人感興趣的某個現象中盡情盡興盡意地遨遊。

閱讀他們期末的遊戲心得報告，是莫大的享受。他們的一些玩法出乎我意料的新鮮，那樣活潑的想像力，是許多受了嚴格學科訓練的學者欠缺的。

譬如，立華對現代人自願用錶把手銬起來感到不解。爲了發掘手錶的祕密，

他先試著幾天不戴錶，觀察自己和別人的反應。他體會出，在工業化的社會裏人對外界的依賴程度加大，藉著手錶來服從社會要求的規律。而鐘錶的「刻度」、「劃分」、「統一」的理性思考方式，也侵入我們的認知層次。他懷疑戴錶的人大多數時候看錶是爲了得知相對時間以計畫下一件事，而非得知絕對時間。他在等候公車的人羣中作測驗，詢問剛看過錶的人時間，而對方往往要再看一次手錶才能回答。人們遇到涉及時間因素的事，已養成在錶面上作思考的習慣。

鴻亞喜歡寫日記，他報告別致地寫在一本日記簿上。他探索的主題，是人們爲何寫、如何寫日記。他訪問一些熟識的朋友，發現他們都怕日記被人看到，有的妥善保存起來，有的把日記撕毀或燒掉，有的因最親近的人不能「佔有」他的日記而惱怒，使他不安而停寫。鴻亞收集的細密個案資料令人驚覺到寫日記這樣的儀式行爲背後有很深的意義。每個人在人前表露的「我」都不是完全的「我」；「真我」在日常生活受到壓抑，要藉別的方式發抒出來。有一部分「我」是不適於公開的，而鴻亞在這本日記報告中選擇性地披露了幾則他自己的日記，我已經不是在讀報告，而是在讀「人」了。

克新探究「愛情時空」的靈感，來自他和一個韓國女孩的戀愛經驗。二人交往的時空，由分隔到重疊產生調適與衝突，這涉及了文化背景與價值觀等因素。

他在藝術學院四個系的同學中作小規模訪談與歸納，其結果相當有趣。譬如，戲劇系的樣本顯示男女約會的時間間隔約二、三天，接觸時間較長而密切，戀情進展的速度快慢不一，呈現極度「閃動」，戀愛維持的時間，短期的居多數；音樂系約會大致間隔一星期，相聚時間較短，雙方平均交往半年後才有親近感覺，戀愛維持時間較久給人極安全的感覺。空間方面，戲劇系無特別尷尬的相處空間，不限定在什麼地方較適意，半數以上認為婚前「可以」發生性行為；音樂系要在熟悉的環境中約會才感覺適意，見到熟人會緊張，婚前性行為壓倒性地不贊成。果其然乎？原因值得進一步追索。

雪枝交來的是近三十份相當感性的「第一次戀情」檔案與分析。她這回「玩」得很樂也很苦。原先是想發掘「第一次分手」的戀愛經驗，結果害幾位受訪的女工流淚，不得不修改訪談主題與技巧，也在無意中觸及了人類學田野工作最纖細敏感的一面。雪枝在田野日記中寫著：「我才知道我在做一件很殘忍的事，在挖別人結了痂的傷口……我愛聽故事，尤愛悲劇，但這不是故事而是事實啊！」據她小樣本的統計，第一次戀愛大都發生在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十，戀愛的失敗，對多數人有從輕微到嚴重的不良影響。雪枝還別出心裁地請幾位同學到她家中，在優美音樂陪襯下錄了一卷敘述各人戀情的錄音帶，我感

謝他們讓我分享這樣的經驗。

「卡拉OK店對我而言，一直是陌生而神祕的地點」。那個每次上課穿不同服裝的趙瑋，爲了揭開卡拉OK店的神祕，參與觀察了五家「私人型」以及「同樂型」、「東洋味」以及「西洋味」的卡拉OK店，然後作了這樣的結論：「人們到卡拉OK店去唱歌，並不是純粹爲唱歌，而是想在一個忘記他的地方尋找一些失去的非理性，或者說在一個非理性的社會中尋找遺失的自我」。愛唱民歌主持過音樂節目的學理，也對卡拉OK伴唱機在八十年代以後的流行趨勢感興趣，想一探人們圍著卡拉OK唱出現代的里巷歌謠的究竟，並探討八〇年代，這項日本產物所以能打入臺灣社會爲餐飲業及大眾普遍接受的原因。他們的報告，激起了我到卡拉OK店高歌一曲的慾望。

培能和秀玲對學校搬進的新環境蘆洲發生好奇。培能在一個村子裏租屋居住，常在榕樹下一家麵店吃飯，耳聞目睹了不少生活劇，因此開始探尋村中公眾聊天集會場所演變的情形。他發現，村口的三角街口從日據時代的春米店、光復後的雜貨店到今日的麵店，一直是村民意見交會的中心。怎麼沒有村廟呢？培能調皮地在村民中挑起建廟的話題，收集各種反應，發現當地沒有建廟的經濟與「風水」條件。秀玲見到小型工廠遍佈四周，不分假日與晝夜傳出嘈雜聲，她想知道

那些工廠在做什麼，為什麼沒人管噪音與排出的污水？她就這樣勇氣十足地進入一家家工廠，設法排除別人的疑慮，改進刻板問問題的方式，因為「我是利用別人上班時間作訪問，是在打擾別人……要讓別人接受自己，給他們工作中一個小小的驚喜與刺激」。她發現這些「地下」小工廠的老闆三分之二是蘆洲本地人，將原來的農村披上工業的外衣。但是小工廠不上軌道，沒有應變的能力；員工多來自中南部及本地，僅有在臺北大都會工作之名而無其實。嬌小柔美的秀玲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去關心周圍環境，特別令我驚喜。她還借用訪談經驗創作了一個劇本。

你喜歡唱國歌嗎？世信問。「一個人從三歲上幼稚園到二十三歲，在學校內至少唱了一六二小時八分十秒的國歌，這種生活中的儀式對各個人有何意義？」受訪者多數表示，唱國歌時很難把精神集中在國歌上，腦子胡思亂想或不想，唱國歌只是一天課業開始和結束的表示。有人提出：為什麼到餐廳看秀、聽演唱會不必唱國歌，而看電影就要唱？每天唱國歌沒有感覺，只有在特殊場合（譬如元旦升旗、在海外的集會）才會感動。有三分之二的人不喜歡國歌，原因是聽太多而不耐，以及曲調過於低沈平緩。世信提出的，是我們多數人習焉不察或不敢問的問題。

幼玲對留鬍子的男人很著迷，她選的題目便是「鬍子」。留鬍子對不同階層與

年齡的人有不同的意義。爲什麼要把自然生長的東西刮掉？爲什麼要留？由鬍子透視個人與社會心理，真是有趣。幼玲走訪了不少留鬍子的人，有許多感想。例如我們社會一般性地排斥鬍子，認爲留鬍子「不潔」、「不規矩」、「兇狠野蠻」、「沒精神」，因此在學的年輕人常偷偷留一、兩根以滿足叛逆的幻想；老年人「沒人管了」才任意地留以「樹立權威」；藝術家留鬍子表示「與眾不同」，跳出既有模式追求變化與新奇。另外，鬍子可能是某一類人自我保護的「面具」，讓他們產生信心，增加成熟穩健感，甚至「改運」。

哎呀！舉不完了，還有權富對「養鴿人家」的觀察，把臺灣特殊的賽鴿「遊戲」描述得很生動。「養鴿人對鴿子的愛護與照顧，有如對待子女，像搖錢樹一樣寶貝」，文化與經濟關係的複雜奧妙，從這篇報告可以看出。國書企圖很大，想從「麥當勞」成功登陸臺灣探討速食文化與現代化以及人類文明發展的關聯性。靖夏從乘坐平快車與特快車的不同感受，串連起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變遷軌跡。德揚在他家附近的乩童廟壇做了二十天的田野調查，因而瞭解到「乩童所要解決的是人世間不易解決的問題，因此百姓需要藉更高層次神明的力量來解決」。旭峯創作了一齣反映空軍眷村祖孫三代關係的獨幕劇。北安描述他參與過的臺北熱門音樂圈，將組成份子分成隨波逐流型、炫耀型與原則型，並感嘆地說，第三類人

有理想但通常不得志又彼此排斥。重民到各系同學租的「家」串門子，觀察他們的居住環境與適應情況。慕義尋訪臺北市的新舊電影院，分析它們的特性與座落區位。貞儀則對近視眼鏡與社會轉型問題感興趣。主香在西門町，程慧在東區進行調查。

麗卿的報告「戲劇系是那些人」，幫助我瞭解這批學生。他們當初放棄大專聯招只報考藝術學院戲劇系，大多是受到「興趣」的驅使。他們在高中時的功課不一定很好，但很活躍有表現慾，理想主義色彩濃，不顧父母的反對，或對大專聯招不滿及沒把握考取。我一向是以「興趣」為前提的人，只要有興趣，可以廢寢忘食，任勞任怨。因此這班學生對了我的胃口，我讓他們從個人興趣出發來玩人類學田野工作的遊戲，這麼短暫的一學期，居然玩出了一點成績。教學相長，他們同時擴展了我的視野。

剛開學時出現的鸚鵡聽說不見了，學期末鸚鵡的主人不知從那裏拖來了一株樹放在教室外的走廊。我想念著那隻鸚鵡，恍惚中見到牠立在樹梢凝望一室青鳥學生。

（原載於74年10月「張老師月刊」）